

狄仁杰故事集



狄仁杰故事集

黑狐狸

狄仁杰故事集

黑狐狸

〔荷〕罗伯特·梵·古利克著

陈来元 胡明译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金华县令罗应元在中秋佳节筹划一次诗人的雅会，但中秋前夕却发生了秀才宋一文被杀的案件，舞姬小凤凰亦被惨杀于上场献艺之前。狄仁杰在勘查中发现，被害秀才和舞伎都与城外黑狐祠的一个小女巫有关，而两起命案均渊源于十八年前九太子谋反时一个将军的遭遇。中秋之夜，在翠玉崖的赏月野宴上，狄公不失时机，巧妙地点破机关，迫使隐藏很深的凶手自我暴露，跳崖自杀。

第一章

如意法师盘腿端坐在禅床上，手中拿着一本讖纬秘策簿。他脸色黝黑，眉毛浓粗，两颊上长着一圈参差不齐的络腮胡子，正中露出厚厚的两月嘴唇。光脑袋缩在宽大的双肩之间，狮子鼻，阔绰口，一双蛤蟆眼凸出在眼眶外。他身上那一领打了补丁的大宽袖斜襟僧袍散发出一阵阵汗臭，与禅堂里的香烟味混在一起。

“我不去。”他神情漠然地注视着县衙里来的高师爷，“我今日进了午斋便要离开金华。”

高师爷发了急，心里着实诅咒眼前这个丑和尚，口上又不便发作。他奉了县令罗应元之命，前来这敏悟寺邀请如意法师今夜去衙院参加诗人们的聚会——法师是县令敬仰的高士，又是名闻海内的风雅诗僧。

“大师父若是不肯赴今夜的宴会，罗老爷责怪下来，在下可吃罪不起，老爷说了，今夜在衙院里略备小酌，明夜，那便是中秋了，还得去城外翠玉崖摆下赏月的野宴，说是人人要飞觞做诗，务必尽欢而散，庶不负了这团圞明月，人间佳节。”

“罗大人为什么不自己来邀贫僧？”法师不满地嘟囔。

“大师父有所不知，今天一早，刺史便将老爷召去府衙议事了。这婺州金华府七个县的县令老爷都到了。刺史还设下了午宴招待他们，故一时脱不了身。大师父，今夜的酒宴

实也只是一次小小的聚会，邀请的都是大有名望的诗人雅士。”

“都还有些什么客人？”法师粗率地问道。

“噢，一个是邵樊文邵学士，他是当今名闻海内的大诗人，前任长安集贤殿知院事。还有礼部郎中张岚波，两位老爷而今都是致仕退职了，他们今天一早便到了罗老爷的衙院。”

“原来是这两位大老爷，他们的诗如乱蝉噪枯柳一般，贫僧早见识过了。这宴会的万万赴不得。”

“大师父，客人还有狄仁杰狄县令，我们邻县浦阳县的正堂老爷。他奉刺史之召，昨天刚来金华。他答应今夜赴罗老爷的宴会。”

法师暗吃一惊，道：“浦阳县的狄仁杰老爷，他究竟为何要来赴宴？他的诗平淡无奇，称不上是一个诗人。”

“呃，狄大人是我们罗老爷的至交，且又是同秩同行，听说还是一榜的进士。他出席宴会是理所当然的。”

如意法师的一对蛤蟆眼凸得更厉害了，厚厚的嘴唇哆嗦了几下，露出嘴里两排高低不平的大黄牙。他低头自语道：“有趣，有趣。听人说这狄仁杰很有点鬼聪明，只不知他对黑狐狸如何看。”他抬头望了望高师爷道：“回去禀告罗大人，就说是贫僧接受了他的邀请。呃，问你一声，罗大人怎的知道贫僧在这里？”

“早有风声传说大师父两天前便到了金华，罗大人赶忙打发在下来这寺庙打听虚实，便有人告诉我说大师父正在这敏悟寺挂锡。注”

注 挂锡：佛教名词。锡，锡杖。挂锡为行脚僧投寺院暂住之意。亦作“挂单”、“挂搭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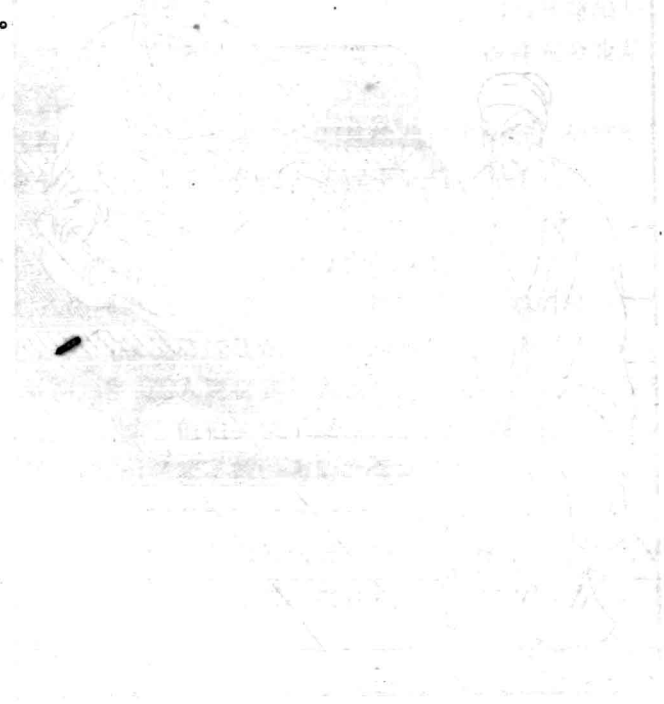


“原来是这样。我只是今天早晨才到这里，不知哪个好事的嘴象这走水的槽，竟惊动了罗大人，特来邀请。高师爷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

高师爷躬身施礼，道声“师父请自稳便”，便退出了禅堂。

如意法师若有所失地又将手中那册谶纬秘篆簿翻开，指看上面一页，猛然惊道：“黑狐狸真要显身了？”

他合上册簿，瞪着一双蛤蟆样的大眼睛木然地凝视着寺门。



第二章

一顶宽敞的双人官轿正迤迤抬向金华县正衙大门。前后朱幡皂盖，牙仗排列，十分齐整。街市两旁店铺门沿都悬挂起了灯笼和彩饰。行人见是官衙仪仗都纷纷回避一边。

轿内坐着县令罗应元和狄仁杰。正午的秋阳尚有丝丝热辣，两人的乌纱帽沿和深绿官袍都有些汗湿了。

罗应元打了个哈欠，捻着颌下那一络修得齐整的小胡子，说道“狄年兄，州府的事总算商议完了，我们得尽情地乐一乐。我已制定了这两天详细的安排，你一定得赏小弟的光。值此中秋佳节，又是高朋远来，这可算是金华县多年难得的一次诗人盛会啊！年兄可知道朝中的诗界耆老邵樊文大人也应小弟之邀答应践会了。他乃是当今文坛泰斗，致仕前两天还为圣上起草圣谕哩。还有礼部郎中张岚波，原也是圣上极宠爱的内廷诗人。他正是这金华籍的人；这次适逢他回乡祭祖，正赶上了今晚的盛会。——年兄，再加上你的光临，更使这次盛会增色不少。”

“罗相公谬誉了。我于作诗可谓是最无缘份了，这诗人的雅位何需我来添个尸位。且中秋原是家庭团圆的佳节，倘不是刺史大人吩咐有公事商议，我还得赶回浦阳。再说，那里还悬着一桩公案尚未具结哩。罗相公恁的好客，若不是你的诗引动了他们注目的话，这邵、张两位大人焉肯就屈尊枉驾而来？我听说他们还是十分挑剔的人。”

“狄年兄有所不知，我这金华衙院当年曾是先皇九太子的王府，里面楼台亭馆、花园假山、水殿风榭、回廊曲沼甚是壮观，且多有明花奇葩、嘉羽瑞木环绕装饰，这是最能引动诗人雅兴的一个大好去处。——呵，想来此时，邵、张两大人已驾临敝衙了。”

官轿外一阵锣鸣，牙仗随从停下侍候。罗县令揭开轿帘手把狄公长袖小心下得轿来。

衙门口慌慌张张跑上高师爷和一名巡官，那巡官漆黑的头盔上竖起的一团红缨颤抖不停。四名衙役一字排定正站在廊庑内待命，远远又围定一群胆大观看的百姓。

罗应元惊问：“高放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禀老爷，半个时辰前，茶叶铺孟掌柜来报告了一起杀人案。租赁他家后院的那个姓宋的秀才被人杀害了。财物囊担被盗窃一空。此事想来发生在今天一大清早……”

罗应元神色沮丧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晦气！”又急忙问：“我的客人们都来了吗？”

“邵大人和张大人早上到的。我向两位大人解释了老爷正在府衙里议事，并遵老爷吩咐安顿了两位大人的住处，此刻刚进了午膳都在馆舍休息。噢，敏悟寺的如意法师在午膳时正赶到，遵老爷吩咐素食水酒款待了，也自去休息了。”——高师爷小心禀道。

罗应元命：“我此刻便去孟掌柜家。高放，你与巡官带上四名衙役骑马先去，保护好现场，布下警戒。嗯，通知了作没有？”

“早已通知了，此刻已在衙舍值房内等候。”说着便将一札书卷恭敬呈上：“老爷，这是有关宋秀才和孟掌柜的一



应卷案档目。”

“上轿。——往东门孟掌柜家。”罗应元命令道。

罗应元拉着狄公的衣袖说道：“狄年兄不介意吧？打扰了你的午休。我非常钦佩你在侦缉勘破上的本领，看来此案还得年兄鼎力襄助。我多贪了几杯，似乎有点醉了。年兄千万周全则个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”狄公一听有杀人凶案早发了兴头。罗县令之邀正撞在心上，自然一口应允：“倘能为罗相公尽点菲薄之力，也是狄某之大愿。”

罗应元将那一札案卷摊在狄公膝上：“年兄不妨先粗略看看案卷，去东门尚有一节路哩。”说着便自顾靠着软垫打起了瞌睡。

狄公平日很少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同行如何审理案子。他经常听人说罗县令是一个沉溺于酒色的风流诗人。他很有钱，要维持金华衙院那一座王府的日常费用是不容易的。但罗应元不十分在乎。现在狄公看出罗县令平日的放荡于形骸之外多半还是装出来的，或者说是精心培养出来的。事实上他将金华县治理得十分井井有序。刚才他马不停蹄决定去发案现场查勘更给狄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许多同行往往将这当作下属巡官、缉捕的例行公事。

案卷上写着死者叫宋一文，秀才，二十三岁，未婚。他为编纂南朝时金华地方史志特来当地查询有关图书资料。他在县衙里登了记，高师爷批准他上县学书库自行查阅。从县学书库的记录来看，半个月来，宋一文每天下午都是在书库里度过的。

有关孟掌柜的记录是：孟菽斋。茶叶商。四十岁。妻黄

氏、妾李氏。黄氏生一男一女，女十六岁，男十四岁。孟菽斋志诚信佛，专一做些积善功德，扶人困危。他是敏悟寺的一个大檀越注。

狄公合上案卷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注 檀越：佛教名词。寺院僧人对施舍财物给僧团者的尊称。

第三章

孟菽斋的宅子座落在东门内一条狭窄的小巷里。官轿好不容易才抬到了一座高大、重歇山檐的碧绿琉璃瓦门楼下。衙役将围观的人群驱赶，高高的轿顶摇曳着抬进了年久斑驳的黑漆大门。

罗县令与狄公下得轿来，只见这宅子的前院煞是宽敞古朴，两株参天的紫杉遮了一半院子的荫凉。凉风习习，甚是凉爽。两株紫杉间一条青石板路通向一个古色古香的朱柱大厅。孟菽斋穿戴齐整忙走出来大厅降阶恭迎。

孟菽斋长揖施礼，低声说道：“敝舍出了人命大案，劳动大驾亲临，小民迎迓迟了。且请罗老爷及县里诸相公先大厅用茶，方便小酌。”

“孟掌柜无需这般繁冗礼数，本县身为民之父母，实则百姓侍役。出了如此人命，焉敢丝忽怠慢，坐误大事？此刻即烦掌柜引导去那后院宋秀才住房。噢，此位是我的朋友狄仁杰，浦阳县的县令正堂。”

孟菽斋领着罗、狄两位老爷，穿过月洞门进入一大花园，沿一排红漆窗棂的平房走来。一路华木珍果，煞是夺目。巡官、缉捕跟随在后，腰间挂着的铁链索“啾当”有声。内宅的女仆急忙走避。这时狄公发现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正隔着窗棂町看着他们。

孟菽斋说：“罗老爷、狄老爷，宋秀才住在后院最深处。”

半夜出事时，我们一点都没听到有叫喊声、呼救声……”

“昨天半夜？那么你为何直到今天中午才来报案？”罗应元起了疑心。

“回老爷话，我们是今天中午才发现他死了的。——宋秀才早上总是自去大街进早点，早茶也是他自己打点的。午饭和晚饭则由我这里的女仆送去。女仆今天中午送饭去时，发现他没开门，便在门首叫了好几声，却是不见声响，担心是病了，慌忙喊来管家撞开门一看，却已……”

“原是这样。”罗县令点头。

守着那屋的衙役见是老爷来了，忙启键开了房门。

“老爷，你们看这房间被凶手洗劫得成这个样子！这里原是我母亲生前最喜爱的地方，清静雅洁。她老人家平日里便坐在这窗前读书写字。可现在，你看那檀木书桌零乱不堪，抽屉都拉了出来……”

檀木书桌旁笔记、书札、信笺、名刺撒满了一地，一个紫色的牛革钱盒扔在地上，盒里早是空了。

罗县令禁不住说道：“孟掌柜，我看得出令堂大人是极喜爱诗歌的。”

屋里靠墙一排书架堆叠着一函函的青蓝封皮的书帙。书册间插着许多丝绸标签。罗应元随手取下一册正待要翻阅，但一转念，又送回到原处。回头问道：“我想这门帘后便是宋秀才的卧房了吧？”

孟掌柜点了点头。

罗应元伸手将门帘拉到一边。见这卧房比书房大一些，靠墙一张大床，床上被褥凌乱掀开着，床头上的蜡烛已点完，床下一只衣箱被拉出床外，箱盖开着，露出一堆杂乱的

衣服。一支崭新竹长笛挂在墙上。后墙有一扇坚固的门，门后竖着一根粗长的门闩。

仵作见老爷进来，忙站起侍立一旁。

宋秀才的尸体躺在地上。

狄公见那宋秀才是一个骨骼宽大但瘦削清瘦的年轻人。俊秀的脸上留着短短的胡髭。发髻松了，头发粘在地上的一滩干凝的血泊里。一顶满是血污的黑帽子掉在他的头边。他穿着素白细麻内衣，脚登一双软毡拖鞋，鞋底上有干土的痕迹。致命伤在右耳下一个大血口子。

仵作向罗县令深深鞠了一躬，开言道：“启禀老爷，这右耳下的大血口子是用一柄砍刀或大菜刀捅破的。据死尸的状况判断来，被杀时间应在午夜前后。”

罗县令突然问道：“孟掌柜，听你也说死者是午夜被杀，你的依据何在？”

孟菽斋小声答道：“这宋秀才虽脱了袍褂，但尚未上床躺下。我们知道他睡得很晚，有时午夜他的窗户还亮着灯火，我想会不会在他刚要上床睡觉时凶手袭击了他。”

罗县令点了点头，又问：“那你可知道凶手是如何进得这屋里来的？”

孟菽斋叹了口气，然后回答：“女仆们告诉我她们送饭去时，常见秀才独自兀坐床头苦思冥想，很少应答她们的问候，象是有无限的心事缠住。不过，秀才很少以钱物为意。昨天夜里准是他忘了闩上这房门，同时也忘了将后院花园的门闩上，故弄出这般事故。老爷不妨去那花园看看。”

罗县令一行随孟菽斋一起出了花园后门，见是一条僻静的小巷。

“老爷，这小巷深夜人静时常有些流浪汉、乞丐、偷儿出没。我几番提醒秀才进出花园切莫忘了锁门上闩，这些事儿他很不介意。今天发现他死了时，这卧房后门正是半开着，花园的门虽关合着，但没有上闩。这事想来也不难解释：一个歹徒经过这小巷时发现花园的门半开着，便溜了进来。他蹑进小屋时满以为屋里的人早睡了，便大胆闯进卧房，正撞上宋秀才，于是动了武。秀才哪里是歹徒的对手，一刀便被结果了性命。接着那歹徒便搜寻钱财，找到那钱盒后，他就拔腿跑了。”

“秀才这钱盒平日里放有许多钱吗？”罗县令细问。

“回老爷，这个小民可就知道了。他预纳了一个月的房金，至少还有半个月的衣食和回京师的盘缠吧！说不定衣箱里还有首饰软细。”

“老爷，我们很快便能抓得那个杀人凶手的。”缉捕道，“那歹徒捞了一大把钱总是要大脚大手地花的，我们可以到酒楼饭馆，赌场妓院去布下眼梢，不愁这凶手不来。”

“这主意不错，你便派人去行事，不妨也去那当铺、金市探探风声。此刻你将死尸收厝了抬到衙里去。”罗县令转脸又问孟菽斋：“你知道宋一文在金华有那些亲戚朋友？”

“回老爷，这宋秀才在金华没有什么亲戚朋友。这半个月来从没见过有谁来寻访他，也不听他说起要拜会某人——他天天只是到县学看书。”

“孟掌柜，既然宋一文在金华无一亲友，那么他又是如何知道你要出租你这后院？”罗县令又问。

“回老爷，半个月前宋秀才去衙里找高师爷登记时，我碰巧也在那里。高先生知道我要出租后院，便中间作了牙

人。谁知这宋秀才一见我这后院端的喜欢不迭，并说需要的话他还准备延长租期。这秀才甚是爱清静。”

罗县令道：“孟掌柜，今天不想多打搅你了，我们将尽快勘破此案，捕获凶手。一有消息，我会派人告知你的。”

孟菽斋走后，罗县令禁不住喟叹一声道：“狄年兄，你说这是不是我的晦气。我正筹划一次诗人的聚会，竟被这秀才的案子坏了许多雅兴。此刻我得去款待我的那几位上宾。噢，年兄，不知你看出来没有，这凶手虽是十分的狡狴，但究竟露出了破绽。秀才那顶帽子怎么会掉在他的头边？”